

■名家茶座

床上有棵树(外一篇)

千禧年前，在三弟新居聚会，从窗口向下看，外滩胜景尽收眼底。黄浦江闪烁着粼粼波光，江面着实比地面高出许多。辉煌的灯光如大都市的夜精灵，在水面跳跃游动，仿佛也在思想书写，想起公刘的诗句：“海关/钟楼/时针和分针/像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铰碎了白天//上海立刻打开了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

不知是谁谈起了我们旧居多稼路。我们生活过几十年的老屋，已是一片绿化草坪。五弟说他不久前路过时，那儿已经面目全非，说话时，双眉紧皱目光朝下，一副无望的心境。仿佛门、窗、床、桌、锅与灶都已经没了，其他的没了又如何呢，折腾去吧。

不过折腾回来，还是要回眸估量一下。弟媳用手比画着说：如果是以那幢小洋房为参照，那可以确认我家原来放床的地方，现在正好种着一棵树。说着，她

■灯下漫笔

“平视”他人

人的认知，须臾离不开用眼睛观察万事万物。视域之宽窄，视界之高下，视线之聚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认知水平。而人对己的观察，倘要有一个较为公允的判断，则更多来自于本人的视角站位不偏不倚。视角站位大致分为仰望、平视和俯瞰，这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平视他人，需要的是自信，既有一种不唯上的从容，也有一种不轻视他人的尊重。一个人拥有“站起来”的资格和实力才是平视之基，躺着、趴着、头低着，平视无从谈起。平视深植于骨子里的静水深流、厚积薄发的底气。1907年，英国小说家吉卜林《老虎！老虎！》荣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到了瑞典下榻一家酒店，在摊贩小吃时，看到一个八九岁的瑞典女孩正在写诗。女孩冒昧问：“先生，我的诗写得怎么样？”吉卜林以平视的态度回答：“写得很好，特别是那句‘小鸟从天空中飞过，将它的身影留下’，很美，很形象。”颁奖仪式结束后，吉卜林去皇宫拜见国王。国王端坐皇座，双目低垂，头也没抬起。“想必此时国王陛下正在小寐，那我告辞了！”说罢，吉卜林抬头挺胸，气宇轩昂地走出皇宫。在回国的邮轮上，他给12岁的儿子写信：“如果你跟村夫交谈不离谦卑之态，与王侯散步不露谄媚之颜，孩子，你就会有低眉与抬头之间，感受到人格的尊严和伟大。”——这封信后来被收入大英博物馆，并用中、英、法、意、拉丁等多国文字翻译，参观者络绎不绝，在展柜前细读，人们仿佛触摸到了吉卜林那颗高尚、博大的灵魂。

平视他人，以平等相待为逻辑前提，倘若一味追慕他人的社会地位或名声而盲目仰视，对藉藉无名者则漠视之，那就会失去观察他人的准星，甚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今年第二期《随笔》刊登的学者林贤治《怀念邵燕祥先生》一文，提及上世纪末，由邵燕祥提议，林贤治责编《散文与人》丛刊。其中既有名家佳构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又有无名氏的处女作如徐晓的《永远的五月》。林贤治是以平视的眼光，坚持重文不重名的原则看待每一部书稿。即便是

用食指重重地向下点了点。

“啊……”这个“啊”字没有声音，兄弟姐妹几个听着，双眸聚神，抿紧嘴唇，只有直直射出的辣辣目光，在相互击撞。

树的下面是泥土，床的上面是我们人。这树与床的反差与冲撞，激打着我们心海的浪花，不平静。忽然对树与草坪产生了一种怨意。我觉得这草这树原本是啥地方都可以待去的，为何要独独占着我们睡床的地方呢？将它们忽略至零，恐怕也不为过！

唯有长叹。我们这个天长地久的地方，现在居然被闲置成了一方空地，种着闲树闲草。曾经在这块小小的地方，我们吃饭睡觉，我们玩耍奔跑，我们读书写字，我们还学着洗衣服学着补袜子。如果讲人生像风筝，在天南地北的高山长天飞，那么风筝的线头，就被这个地方紧紧攥着。哪怕这个地方只是草、只是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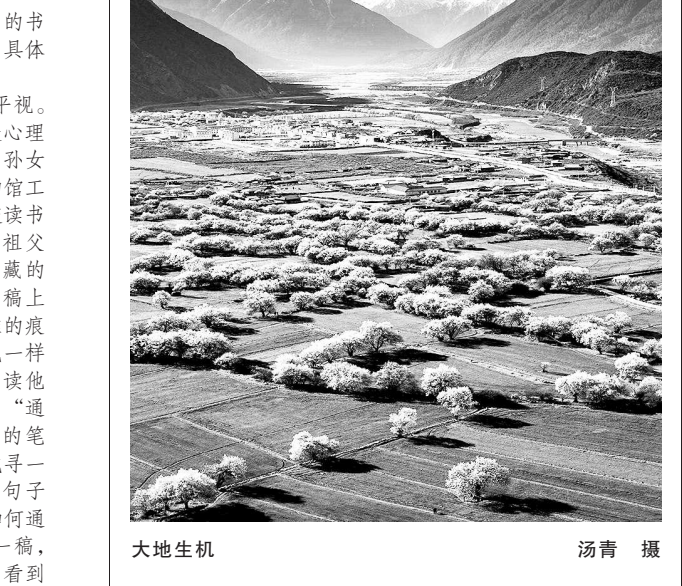
在这块非同寻常的土地上，

由邵燕祥相约的冯亦代和董乐山的书稿，林贤治也不迷信，而是写了具体意见递之。

“崇拜情结”往往会有碍平视。而倘要摒弃盲目崇拜，平视乃是心理纠偏的药石。列夫·托尔斯泰曾孙女弗克拉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博物馆工作。她接受采访时说：还在学校读书时，是带着崇拜的目光来看曾祖父的。直到她开始研究博物馆收藏的50万张手稿，看到他在这些手稿上做了大量修改，研究一层层思维的痕迹，“慢慢发现，他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只不过很有才华”。她阅读他最初的草稿，写得并不是很好，“通过那些不断删改、删改、删改的笔迹，我了解了他是如何不断去寻找一个更妙的词语、一个更精确的句子。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一篇又一稿，一步步地让文字变好的”。“我看到了那些句子出现之前的句子，它们普通、平凡，有些甚至不那么令人满意。是极为勤奋的写作，使托尔斯泰成为托尔斯泰。”一旦平视，弗克拉心目中才有了一个真实的而非神化的托尔斯泰。

对人无须仰望，也无须俯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预设性地判定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尤其是当别人处于困难或威胁之际，只要你不用冒太大风险或不会遭受巨大损失，你就有道德上的责任去帮助，而不是贬损或伤害之。丹麦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芬森想培养年轻医生哈里为接班人，但又担心他不能在枯燥的医学研究中坚守。有人建议：假意以高薪聘请哈里，看他会不会动心。芬森拒绝了：“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别人。哈里出身于贫民，怎么会不对金钱有所渴望？如果我们一方面要给他一个高薪工作，一方面希望他拒绝，这就要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若干年后，已是著名医生的哈里知道了这件事，涕泗横流：“假如当年老师用巨大的利益作诱饵，来评价我的人格，我肯定会掉进那个陷阱。”很显然，超越各种功利考虑的眼光来审视道德，以功利眼光来看待道德，它也就成为了功利计算的牺牲品。

□沈 栖



大地生机 汤青 摄

■并非闲话

知道真假的权利

不知从何时起，跟朋友分享网上获取的信息时，总要习惯性地附上一句“我也不知真假，姑妄言之”。丹麦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芬森想培养年轻医生哈里为接班人，但又担心他不能在枯燥的医学研究中坚守。有人建议：假意以高薪聘请哈里，看他会不会动心。芬森拒绝了：“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别人。哈里出身于贫民，怎么会不对金钱有所渴望？如果我们一方面要给他一个高薪工作，一方面希望他拒绝，这就要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若干年后，已是著名医生的哈里知道了这件事，涕泗横流：“假如当年老师用巨大的利益作诱饵，来评价我的人格，我肯定会掉进那个陷阱。”很显然，超越各种功利考虑的眼光来审视道德，以功利眼光来看待道德，它也就成为了功利计算的牺牲品。

自从有了网络，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烦恼也随之而来。很多信息似是而非，真假莫辨，反而增加了获取真实信息的难度。最让人尴尬的是，明明是不容置疑的“有图有真相”，过了几天又突然反转，被别的“有图有真相”证伪，而反转之后的再反转，更让人晕头转向，回不过神来。

久而久之，谨慎的人在获取信息时，往往先要仔细判断一番，以确定真假。然由于个人知识储备和鉴别能力的局限，多数信息依然难辨真假，终是姑妄听

模样的残温，来抚摸回忆安慰昨天。来与我们自己达成和解。沧海桑田啊。

奥妙没有规则

无言。默默地在心中加减乘除。不用什么复杂的运算，犹如计算器一摺，答案立现。答案离我的直觉很近，但我还是吃了一惊。

曾经否定过直觉。一再否定。由于种种无奈，我曾屈服权贵，屈服世俗，甚至屈服荒谬。但是面对最终的失败时，我还是不甘。

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正确又如何？生活不是试卷。

运算的路径里有无尽的奥妙，奥妙没有规则。

我将答案先搁一边，在路径里寻找路径。

一如印度先哲奥修说的那样，生命是无路之路。寻找着的路，就是路。我坚信真理还是更逼近的直觉。

□陆 萍

怀念妈妈

亲爱的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十二年

了，每每想起妈妈教育我们“崇尚学习、艰苦朴素、待人友善”以及她老人家缝补衣服、织绒线衣、烧菜烧饭、包揽全部家务、掏心掏肺地对我们体贴入微时，我总会止不住泪流满面。

记得2010年春节，我将年届88岁的妈妈接到我家，这是妈妈最后一次来我家。妈妈欣然告诉我一个小秘密，她说：我出生前，外公为了为我起名之事整整琢磨了半个月，最后决定起名‘张凤岐’。外公曾经说，凤岐二字来源于一个典故，典故发生在周朝将兴盛前的陕西省岐山县。典故是这样描述的：岐山有凤凰栖息鸣叫，人们认为凤凰是由于文王的德政才来的，这是周朝兴盛的吉兆。所以，也以凤凰比喻周文王。外婆还告诉我，太外公陈肖普是读书人，《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背得滚瓜烂熟，太外公还是云南省著名的书法家。外婆还讲道，外公张兰也很有才华，曾经参加清末科举考试，在云南省城一举中了秀才。辛亥革命后，外公在云南省谋了一个职位。他46岁那年因肺病英年早逝。以后，我们全家不管男孩、女孩，个个依靠读书成才而改变人生。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妈妈于2010年9月5日凌晨因心脏病复发而永远地离开我们。我特别记得：在妈妈的追悼会上，我站了很长时间，望着慈祥妈妈的遗像，她那洗不去的坚韧与芳华，虽已满头银丝，但一如既往地，仪容端庄，服饰整洁，她总是温柔地笑着，笑着把所有痛苦和心酸，都化为生活的调味品。她美丽夺目，透过岁月的烟尘。清晰地浮现，惹得人人惊叹。也许，她老人家百年的人事烟云，已随着岁月流逝而慢慢地散去，但她如金子一般可贵的品质，如同铿锵玫瑰一般优雅的一世，已永远的留存下来！我的妈妈为国家利益奉献了青春和热情，钢铁般坚强的她生前一直说：“我一生中做过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是抗战时期，我在云南昆明参加抗日救国行列，直至抗战胜利。二是全国解放以后，我当人民教师30年，为祖国培养下一代。”现在，我可以告慰妈妈的是：2015年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市委宣传部分专门向我们抗战女兵张凤岐家属颁发了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纪念章，而是妈妈政治生命、人格尊严的集中体现，更是党和政府对妈妈的最大褒奖！

□迂夫子

知道真假的权利

信息或者是散布谣言，也不会有人来辨别，即使有清醒的人站出来发声质疑，不消自媒体回应，广大的死忠粉就先吧异见者用唾沫星子淹死了。

有一天，我的学生给我发来一张截图，是杜甫的头像，他说教科书里的杜甫头像，竟然是作者蒋兆和自已。我回复他，好多年前就有人讲这个事了，历史人物，没有流传下来影像的，都会有后人的再创造，给人假得很真的感觉，其实现代人用美颜滤镜，也是真得很假！不必纠结这些，熟读唐诗的人，心里自有一个真杜甫在。但我的学生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至少编者应该注明杜甫的画像是后人想象的，原型是画像人自己。换言之，你以为是假的，但我们应该有知道是真的权利。他的观点，我深以为然。